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纪实

血祭关东

许晨著

山东友谊书社





作者简介

许晨，少校，山东德州人。1971年毕业于德州一中，同年进德州齿轮厂当工人。1976年到德州地区文化局任创作员，后调山东省文联作协工作。1979年5月特招入伍，任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干事、宣传股长。1989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自从1975年在《大众日报》、《济南日报》、《山东文学》发表作品至今，陆续在《十月》、《人民文学》、《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过《居者有其屋》、《人生大舞台》、《中国团在俄罗斯》、《血染的金达莱》等几部长篇报告文学。其中，《人生大舞台》获全国报刊连载作品评比一等奖。1990年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内 容 提 要

白雪皑皑，血迹斑斑；枪声阵阵，硝烟滚滚。

这就是本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东北……

《血祭关东》一书，是优秀青年作家许晨继《人生大舞台》、《中国团在俄罗斯》、《血染的金达莱》等作品之后，采写的又一部长篇战史纪实文学力作。材料翔实，背景广阔，气势恢宏，文笔生动，全景而深刻地再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这一波澜壮观的历史活剧，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而又引人入胜的内幕秘闻。比如：日本关东军的兴起与崩溃、“九·一八事变”始末、伪满洲国的兴亡、东北抗联的英雄业绩、二战“三巨头”密谋雅尔塔、出卖中国利益换取斯大林出兵，日本拒降乞降投降内幕，既打鬼子也搞女人的苏联士兵等等，具有较强的史料性、文学性、思想性，很值得一读。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经指出：要大力开展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可以说，《血祭关东》就是这样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浓墨重彩描绘关东风云的形象教材。

目 录

- 第一章** 河本带人爆炸柳条湖,关东军猖狂进攻北大营。张学良奉令不抵抗,“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 (1)
- 第二章** 蒋介石乞灵于国联裁判,一误再误,举国上下无比愤慨,纷纷上街游行、挥泪请缨…………… (17)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抗日号角响彻云天;东北军民奋起反击,马占山率部血战江桥…………… (36)
- 第四章** 土肥原出马诱挟溥仪,“淡路丸”号商轮把末代皇帝送到东北,伪“满洲国”粉墨登场…………… (53)
- 第五章** 男装女谍川岛芳子,神出鬼没在“满洲”,不知廉耻地充当日本侵略者的汉奸走狗…………… (69)
- 第六章** 热河保卫战。山海关刀光闪闪,汤玉麟望风而逃。日军野心膨胀,占东北望华北。张学良扼腕长叹,代人受过下野出洋…………… (89)
- 第七章** 关东大刑场。日本鬼子大搞白色恐怖,东北父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食人恶魔——“七三一”细菌部队,丧心病狂,把中国人当试验品…………… (114)
- 第八章** 东北人民的英雄儿女——抗日联军,高举义旗与日寇殊死搏斗。八女投江、十二烈士山气壮山河,杨靖宇、赵一曼血洒白山黑水…………… (133)
- 第九章** 关东军制造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向苏联挑衅。朱可夫挥师大战哈勒欣河,给其迎头一棒…………… (157)

- 第十章**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就任日本首相，战火烧向太平洋。
关东军密切配合，实施“关特演”，矛头指苏联
..... (178)
- 第十一章** 从德黑兰到雅尔塔，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大聚会，策划大军东向。强权政治，背着中国人搞交易..... (204)
- 第十二章** 德国法西斯一败涂地，世界的目光转向东方。苏联废止“苏日中立条约”，打开出兵大门。日本当局蒙在鼓里，幻想求和保存实力 (235)
- 第十三章** 宋子文两赴莫斯科，代表蒋介石与斯大林会谈，在外蒙古独立等问题上互有争执。新“三巨头”聚会，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252)
- 第十四章** 13.6万节军列日夜东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受命指挥远东苏军。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专程前往“满洲”，部署对苏防线 (281)
- 第十五章** 广岛大劫难。原子弹不能代替步枪。8月9日零时起，百万苏联红军大出兵，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领后贝加尔方面军，飞速挺进长春和沈阳 ... (299)
- 第十六章** 红军旋风刮过北朝鲜、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日军落叶一样飘落。又多了一份收获，斯大林得意地笑了..... (321)
- 第十七章** 是战？是降？东京乱作一团。天皇裕仁含泪宣读“停战诏书”、“忠臣良将”如丧考妣，纷纷自杀：切腹、投海、自爆..... (335)
- 第十八章** 一架架苏军飞机满载空降兵在哈尔滨机场着陆。日军秦彦三郎中将前来接洽投降，关东军土崩瓦

	解,伪满皇帝束手就擒	(355)
第十九章	不可否认的另一面:监狱犯人当红军,打鬼子也搞女人。“老毛子太臊性了”。友谊不能取代利益,出兵者见什么拿什么	(380)
第二十章	总命令第一号风波。毛泽东、朱德当仁不让,八路军多路出关。“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正式签字投降。富得流油的东北,终于回到中国人手中	(397)
附录一	出兵东北苏军领导人名单	(428)
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	(442)
后 记		(445)

第 一 章

河本带人爆炸柳条湖，关东军猖狂进攻北大营。张学良奉令不抵抗，“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

—

公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初七。

这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滴血的日子，是一个所有炎黄子孙刻骨铭心的日子……

“九·一八”、“九·一八”……

这天夜晚十点左右，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天空上悬挂着一弯月牙，几粒疏星缀在四周，像是听了闹鬼故事的孩子眼睛，惊恐地眨着。丰饶而苦难的中国东北大地渐渐进入了梦乡。

然而，善良的人们哪能料到：一个毒蛇一样的阴谋就在这暗夜的笼罩下，偷偷地出笼了——

柳条湖（日方称柳条沟），位于沈阳西北郊外。“九·一八”之夜，驻扎在虎石台的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第3中队以演习为名，在满脸横肉的川岛中队长的率领下，全副武装地出动了。他们蹑手蹑脚，沿南满铁路做贼似地向柳条湖附近摸来。当走到一块密不透风的高粱地时，川岛命

令部下散开潜伏起来，并架好电话，设立了临时指挥所。

与此同时，另外7名日军士兵由河本末守中尉带领，装作巡察铁路路轨的样子，悄悄地来到了距柳条湖不远的一个铁轨接口处。这里离中国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约800米。河本看看四下无人，用力一挥手，几个日本兵蹲了下来，有的挖坑，有的放哨，很快便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小方型炸药包安放在枕木下。

10时20分，河本“唰”地一声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导火索。“哧——”，火星四溅，河本等人立刻跑下路基躲藏起来。“轰！”一声爆炸，像一颗普通地雷，虽然不太剧烈，可在暗夜中也是惊天动地的。火光和硝烟很快被夜幕吞没了，但它的余波却震惊了整个东北，乃至整个世界。

紧接着，远处传来一声火车长鸣：“呜——”，从长春开往沈阳的第14次列车驶来了。趴在一边的河本等人连忙捂上耳朵，等待着火车出轨翻个。谁知，列车竟然摇摇晃晃地通过了被炸地段，奇迹般地开走了。

“咦？怪事。”河本惊讶地摇着头，跳上路轨查看。原来这次爆炸效果并不好，只炸弯了一段长1.5米左右的铁轨，毁坏了两根枕木，不足以颠覆列车。他们准备以车毁人亡挑起事端的打算落空了。然而，狼总是要吃羊的，这点借口也够了。

“中国兵炸我们的铁路了，打呀！”河本末守一边狂叫着向北大营方向开枪射击，一边命令一等兵公野跑去向川岛中队长报告。

其时，川岛已经听到爆炸声，正组织部队准备出击。听到气喘吁吁地公野跑来说：“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河本

中尉正在指挥战斗。”他还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是吗？我们立刻支援。”马上抽出军刀向前一指：“呀叽叽——”带领潜伏部队向北大营疯狂冲去。

此刻，日军柳条湖分遣队也通过电话报告了蹲在沈阳城特务机关指挥这次行动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长岛本中佐。他们得知计划已经实施，欣喜若狂。立即命令事先已准备好的日本侵略军发动进攻。岛本还飞马赶到兵营，对正在紧急集合部队的第29连队平田说：“我率全部人马进攻北大营。”

“好！”平田点点头，恶狠狠地说：“我攻击奉天城之敌。”

当晚11时18分，板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义给驻扎在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发来急电，内容谎称：“18日晚10时30分左右，暴戾的中国军队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双方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过了一个多小时，发出第二封急电，又捏造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连，现已逃回兵营。我虎石台中队于11时许追入北大营，与敌军五六百人作战，已占领其一角……”

早已等候在司令部的三宅参谋长及石原莞尔、片仓衷、武田寿等参谋、幕僚拍手称快：“好啊，终于干上了。”马上要求按预定计划大打出手，攻占全东北。司令官本庄繁沉吟了5分钟之后说：“由本职负责，干吧！”

一句话犹如打开了闸门，狂涛恶浪汹涌而出。

日军主力第二师团在师团长多门二郎的率领下，以强大的火力猛攻沈阳、营口、凤凰城、海城、本溪等地。驻守长

春的第3旅团也紧急动员，所有的日本警察，在乡军人和“青年联盟”成员都发枪待命。住在朝鲜的一部分日军也奉命增援，这样，日本关东军几乎倾巢出动，向长春以南铁路沿线各重要城镇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突然攻击。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经历了数年曲折而终于走到太平洋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路程，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二

毫无疑问，“九·一八”事变是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其属下的关东军一手制造的。

关东军是辽阔的华夏土地上的一颗毒瘤。那么，这颗毒瘤是怎样滋生与扩散的呢？说来话长，笔者如果详细道来，那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下面，只是采用概述的笔法把有关的历史背景描绘一下：

我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一度存在的热河等省，位于中华大地的东北部，因而合称为东北；此外，又因它大部处在山海关以东，所以亦称为关东。然而，它还有一个名噪一时的名称——“满洲”。最早使用这个称呼的是日本和沙皇俄国。其实，这一名词并非地名，而是当地女真人和满族酋长的尊称。后由清太宗皇太极改为满族的族名。日、俄两国把中国的东北称为“满洲”，是别有用心的。

哦！东北；哦！关东——清一色黑钙土的松辽平原，绵延千里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盛产大马哈鱼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幅员广阔，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总面积的3倍以上，等于法国、德国两国加起来的总和；

这里物产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之一，大豆、小麦、高粱均名闻遐迩，在吉林和黑龙江省北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与黑油油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一望无际的地下，几乎到处是闪耀着瑰丽色彩的矿藏：煤、铁、石油、黄金……难怪祖祖辈辈传唱着这样的歌谣：“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华古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土生土长的女真人，亦即后来的满族人，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们被白山黑水哺育的剽悍、粗犷，虎胆熊心，先后建立过金、辽等王朝，后来，飞刀走马、挺进中原，开创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然而，近代以来，它却大大衰落了，衰落得任人宰割、瓜分，而不敢叫一声疼。

帝国主义列强最早侵入东北的是沙俄。这些被当地人称为“老毛子”、“大鼻子”的侵略者，像野兽扑在人身上一样，残忍地撕咬、吞噬，逼迫清王朝签订了《中俄璦琿》、《中俄北京》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许多中国的村镇变成了俄国的“斯克”，夺走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大片丰饶的土地。

自明治维新后，渐渐崛起的“大和民族”也对这里垂涎三尺，不甘落后地把爪子伸进了这片黑土地。从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起，留着仁丹胡的小个子魔鬼便把“满洲”看作它的“一亩三分地”了。本来，它挥着军刀迫使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夺取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勒索了中国白银二亿两，还欲抢去辽东半岛……这时，老强盗看到新强盗胃口太大，将要损害它的利益，不能容忍了。沙俄便纠集德、法两国干涉，以中国增加三千万

两白银为条件，逼迫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

这笔“旧账”算是记下了：十年后——1904年2月，日本自恃国力增强，发动了争夺“满洲”的日俄战争。两支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我们的“光绪皇帝”却只能宣布“中定”，曰：“日俄失和，非与中国开衅，按照局外中立之例办理。”可见清政府多么腐朽无能。遭殃的是中国老百姓。当时的报纸写道：“纵横千里，几同赤地”、“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肉飞血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刀光剑影一年多，志在必得的“小鬼子”占了上风，“老毛子”不得不签了城下之盟《日俄朴茨茅斯和约》，拱手让出了辽宁半岛租借权和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以及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直接统治权。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侵入关东。贪心不足蛇吞象。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吞并整个东北，进而灭亡全中国。1906年末，日本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在大连设置了一个“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实它是日本政府在中国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担任“满铁”第一任总裁的后藤新平曾供认不讳地说：“战后经营满洲唯一妙诀，在于表面伪装经营铁路，背地实行各种设施……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的先锋队。”

此外，日军还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由”，在中国东北地区保留了两个师团，并于1919年正式命名为“关东军”（它的前身是“关东都督府陆军部”）。首任代理司令官是立花小一郎大将。兵力为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队。司令部设在旅顺（驻1个步兵联队和重炮兵大队），驻屯师团司令部在

辽阳、独立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总兵力为 1.4 万人，主要分布在旅顺、辽阳、沈阳、铁岭、公主岭、鞍山、海城、大石桥等地，名义上是保护铁路和侨民，实际上是充当“满铁”的军事后盾和日本侵占中国的总先锋。

一颗毒瘤形成了，势必要向四周蔓延，侵害健康肌体……

历史证明：以后发生在东北地区的每一次日本侵害中国利益的事件，无不与“关东军”有关。

1927 年 4 月，日本反动军阀田中义一登上内阁首相兼外相的宝座，大大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关东军也就更加有了用武之地。

从 6 月 27 日到 7 月 7 日，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与会的都是一些杀气腾腾地主张积极侵华的日本军政要人：有政务次官森恪、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陆军部次官烟英太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等等。会上讨论了《关于稳定满蒙政局及解决悬案问题》。所谓“满蒙”，即指中国东北（满洲）和蒙古，所谓“悬案”，是说以铁路为主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此后他们便屡屡以“满蒙悬案”为由，不断向中国发难。

会议期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专门给天皇上了一份秘密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事后证明，他们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在中国及世界

上耀武扬威的。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开完会后，曾个别问过田中：“对于实行这样大的方针，要认识到可能因此引起世界战争，至少美国不会沉默。发生战争怎么办？有这种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看了他一眼，咬着牙回答：“我有决心和准备。”

“以后不会动摇吧？”

“没问题，决心已定！”

“好！政府只要有这种决心，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要命令一下，我们坚决执行就是了。”

实际上，日本政府策划“满蒙独立”，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由来已久。

1912年2月，日本“浪人”川岛浪速鼓动清王朝余孽肃亲王善耆，从北京逃往旅顺，纠集土匪和蒙古马贼，建立“勤王军”，准备发动叛乱，搞一个日本人操纵的“满蒙帝国”，由于形势变化，计划遂告流产。

1916年7月，川岛与肃亲王卷土重来，勾结蒙古反动贵族巴布扎布，乘袁世凯死后混乱局面，在海拉尔一带啸聚数千人“起事”，打出“恢复社稷、扶立大清”的旗号。奉军统帅张作霖调兵围剿，大败叛军，巴布扎布被流弹击中身亡，这次阴谋又告失败。

此后几年，中国军阀混战，总统和总理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东北王”张作霖出关又进关，国民军蒋介石北伐又“南伐”……混乱之际，日本当局时时窥探机会，从未放弃侵略我国的野心。自从陆军大将田中入主内阁后，更是变本加厉。

1928年5月，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联合冯玉祥、阎锡

山、李宗仁北攻奉军，打到山东济南时，日本政府唯恐美蒋势力北进，使其利益受损，悍然派兵阻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当北伐军迫近北京时，日本为保住东北这一势力范围，又急忙发表“维持满洲治安宣言”。同时对逐渐不听话的张作霖产生不满，密谋“换马”，趁机侵占全东北。

1928年6月3日，出关当了几年“安国军政府”首脑的张作霖，眼见南军北来、大势已去。只好乘车从北京返回东北；不料，次日清晨，在皇姑屯车站被一声爆炸送上“天国”。这又是关东军一手制造的，目的是乘机出兵，占领东北。但时机尚未成熟，计划破产，田中义一内阁也因此而倒台。

以后，“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杀父之仇促使他毅然“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帮助蒋介石平息内乱、再造统一。他本人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些情况不仅没有使心怀鬼胎的关东军有所收敛，反而更加磨刀霍霍、以求一逞。

于是，“九·一八”事变便无可遏止地爆发了。

三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彻夜未眠。

本来，他于1931年5月底患了重伤寒病住进了北平协和医院，治疗数月，方见好转，但因身体过于虚弱，一直没有出院。就在协和医院里另设了一处办公地点，一边疗养，一边处理有关公务。东三省的军政要务交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有“辅帅”之称的张作相和参谋长荣臻代为管理。

9月18日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北平中和戏

院演出其拿手好戏《宇宙锋》，名流显贵踊跃前往，盛况空前，病体稍好的张学良一时高兴，便在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小姐的陪同下，邀请英国驻华大使一同前去观看梅兰芳的表演。

中和戏院位于繁华的前门大街，是当时北平一流的娱乐场所。这晚因张学良的前来，更加热闹非凡。锣鼓一响，大幕拉开，梅兰芳扮演的“赵艳容”登场亮相。不愧是“四大名旦”之首，演来维妙维肖、精彩绝伦。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张学良是个京戏迷，与梅兰芳也是至交，看得兴致勃勃……

正在这时，随从副官夏宝珠匆匆走进戏院，来到张学良身边低声说：“副司令，沈阳荣参谋长打来紧急电话。”

“噢！”张学良答应一声，眼睛仍然盯着舞台：“秘书长不是在家吗？让他接一下吧。”

“荣参谋长说有紧急军情，务必请副司令亲自去接。”

“是吗？我这就去。”说着，张学良同夫人及客人们打了个招呼，迅速起身离去，乘车返回协和医院，接通了沈阳的长途电话。

随着荣臻“十万火急”的电话报告，张学良拿电话的手颤抖起来，前额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顺着他那削瘦的脸颊一粒粒流淌下来……

“……现在，日军正在进攻北大营。我已遵照你过去处理此类问题的电示，不予抵抗。可官兵们无法容忍。一致要求还击。副司令，我们该怎么办，请你指示……”

此刻，张学良心中翻江倒海，按照他的心愿，恨不能把日本鬼子狠狠痛打一顿，为民雪恨、为父报仇。他看着周围一张张焦灼的面孔，听着耳机里一声声急迫的催叫，心里清

楚：只要从他口中蹦出一个“打”字，东北军将士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是，不能啊！他想起南京政府蒋介石多次密令：“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他是主张统一、服从中央的，难道眼下要食言吗？何况中央或许考虑地更为圆满。想到这，他只能干巴巴地训令荣臻：“遵照免电、令其不事抵抗。可将事态进展随时报来。”

然后，张学良命令将情况立即报告南京政府，并通知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前来开会，研究对策。很快，战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人驰车赶到。闻听真情，举座皆惊。张学良满怀义愤而又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就只能按中央命令行事。事态如此严重，中央也许会有新的办法。”

不一会儿，中央的“新办法”来了：“千万不要下令打，等待国联裁决。”

人们面面相觑，无言以答。张学良更是左右为难：不打吧，日寇得寸进尺，生灵涂炭。打吧，违背中央命令。而且得不到中央支持难以持久。他挥挥手，让众人散去，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乱转。稍倾，他猛地抬起头，对秘书长命令说：“立即给蒋委员长发万万火急电报，就说东北将士不能忍了，要求还击！”

这一夜，张学良连发数封电报请示蒋介石，但得到的电令都是“不准抵抗”。蒋介石还像面对张学良似地训示说：“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了避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看着这一封封相同内容的电报，扼腕长叹。